

藝文

易曰觀乎人文

民風志乘有

於古蹟會不

其場寥寥題

有存者耶今仍歸

不必強附鑿是也



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

文獻是徵也新舊志

述籍系續故于卷末

成列謝殘編判稿僅

一編之存則削去之

東昌府志卷四十七

藝文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禮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
 民風志乘有藝文所關綦重亦即文獻足徵也新舊志
 於古蹟暨各類中夾載詩文業已連篇累牘故于卷末
 甚屬寥寥題曰遺文此豈等于老成凋謝殘編剩稿僅
 有存者耶今仍歸諸藝文於無關郡境之作則削去之
 不必強附驥尾也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一

大清乾隆十九年
 刻
 東昌府志卷四十七
 藝文

文

戰國

仲連遺燕將書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者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二

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羣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拒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

也能見於天下矣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伯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隣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時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君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遐

若此三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
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
之名棄忿悃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
名與天壤相敵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後漢

臧洪答陳琳書隔濶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
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况述叙禍
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於大道不達
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酌亦冀遙忖福心粗識
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
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四

州寧樂今日之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
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涕流之覆面
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
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其尊王室豈悟本州被
侵郡將遭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
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
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
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
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歆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讜

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
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
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橫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
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
不蒙虜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
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
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
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
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象圖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五

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
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
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
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
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
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昔高祖
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
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之從
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

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唐

韓愈與崔羣書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六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厚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人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

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
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
而不見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
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
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
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
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
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旣謂能
相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七

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
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
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
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
之食物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
膾也飭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
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
見賢者恒不遇不賢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
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羸

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有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白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八

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柳宗元送崔羣序貞松庠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累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

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推尊南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於邁且餞於野或命爲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議曹敷於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讐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親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宋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九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正月戊戌著作佐郎聊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滅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于魏縣北折一渠正北稍西徑衡漳出邢洛如夏書過洛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入于海大伾而下昔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

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入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十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堤徑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逕清豐大各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于海旣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通大伾北卽堅壤析一渠東西三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合大河兩渠分流則西三分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十

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北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于魏縣北發御河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以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并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舍大伾之故道發頓邱之暴衝則濫竇泛濟接聞于世夫平原

而北地勢浚下泄水甚易故滄德之間舊障皆完滑臺而北地形高平入海稍難故齊棣之間游波互出若放河北下則其利甚詳惜哉河朔平田膏腴千里而縱容敵騎劫掠其間是授勝地于契丹借敵兵爲虎翼漢賈誼晁錯不及此議者以河水未東故也唐戴胃馬周不及此議者以守在幽北故也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則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適足以誨盜而招寇矣詔任中正陳彭年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沿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于隄防亦慮入溥沱河漳河漸至工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堤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十一

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五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書并圖雖興行匪易而博洽可獎望送史館從 宋元 通鑑

宋祁祭孫僕射文嗚呼圓方相函有濁有清稟乎粹靈賢人挺生銓宰相期有睽有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舉允矣我公懿德乘時總是二美蔚爲人師齊風泱泱沐浴閭閻弱齡就傅典學書紳巾箱篋積油素紛綸神宗御天擢首儒先所立卓爾其聲哀然一命筮仕十銓密啓緩袂緇帷繙經壁水禮有愛羊河無渡豕我冠兩梁我緩斯皇進陪朝膺兼侍潘房諸家去聖詆排奪攘空言

異制術楊公憤若時毅然含章層埋發墨塞路推
揚說說學徒終知嚮方章聖臨馭神庭構宇命公待詔
軒然鳳舉邦實上賢人榮稽古鯁亮摩切優游博裕匪
尺是枉伊柔弗茹前膝宸帷叩首省戶砥刃以須袞章
輒補謀之其臧弊庶遄沮帝念蒸黎連翩出麾奉行細
札塞去垂帷神明樹政樂職聞詩居則率俾去而見思
乃踐諫雷乃官鎖闈長君繼明進階二卿追鋒趨召燕
席光亨宣室清問華光授經有猷有爲弗猥弗并典常
瓊大武成湯銘誦言必對嘉猷是經白首魁壘與世作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程銀臺崇崇公閱其封牧騶耳耳公專厥使或司綿蕞
或教國子惟公得之異乎求之截河弗溷導凝靡虧大
車而載秋陽以輝鴻飛正冥不慕繒弋公居法從志澹
虛極抗章引年闔門謝客上所固留願焉弗獲龍筦納
言得請東藩奎鈞灑翰寡犇申恩亦命四近賦詩贈言
曰閣踰歲乞骸去位春坊傳席菟裘仙里疎受揮金式
燕以喜廣德掛車貽孫及子天且佚老君能知止嚮用
五福與善其常公明且哲宜壽而昌天乎弗淑萎哲穢
良皖簣占命忠言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場人葵代短

今也云亡士類相弔朝家憫傷恤恩告第號書密章
明令終微公孰當某等或奉緒言或麻大庇遊藩蒙潤
披流疏穢平日函文今茲交臂拘此宿官永乖薄酌有
李成蹊有碑墮淚遐齋令芳庶展哀愾嗚呼哀哉

歐陽修王文正公碑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
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
且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
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慕
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
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
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修曰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
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
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
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
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

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師尚書令謚曰文正王公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十四

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叅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

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嘗稱
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門誰
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
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
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
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
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尙書左丞三年拜工部
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
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五

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
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
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
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爲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
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
富實羣工百姓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僞爲賢宰相公
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
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
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

求取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六

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

可後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

爾輩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
瘡且死求爲節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
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
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
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
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
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
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
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

東晉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十七

上書言宮禁事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召問吉凶
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
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欲付獄公因自取嘗所召問之
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
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
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
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
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

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

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
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
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
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叅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
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嘗
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第賜以白金五十
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
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
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六

封縣新里鄉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奉子
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
四人諸孫十四人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
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所以用公
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歿而
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蒸民江漢
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
之特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至於搢紳故老之

傳在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爲銘詩以彰

帝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于孫與夫無極之
銘曰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馳食公材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蒼生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囊兵革問其卿士
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語有賞罰勸懲與明相
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世之公也
信孰不爲相其惟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宗天子嗟思
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光天子念功公之德
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誌勳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金

元好問南冠錄引余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所
君宰官扶護還鄉里時余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
大父彫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
梗概子亦以家謀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
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蒙無寧
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謀
乃於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
得而考也益之兄嘗命予修千秋錄雖異具次第也

事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搏俘繫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尙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殆盡使一日顛仆於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三公餘烈賢雋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皂隸之室混爲一區混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乎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文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二十

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顏貌言語之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予自四歲讀書人歲學作詩作文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於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友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間業已不爲世所知又將不爲吾子孫所知何負於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雜事附焉先祖錫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詔

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邇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中州集引商又司平叔衡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畧云是魏邢州元道明所集平叔爲附益之者然獨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椽東曹馮內翰子駿延登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爲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爲事馮劉之言日往來於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爲多苦心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爲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卽錄之會平叔

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
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
二十有二日

遽然子墓碣銘泰和以來
趙公學者多倣之而但得其
然子已遽然子筆勢飛動得
者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
風流照映一時而遽然子乃得
畧書法名畫筆虛筆寔之論獨得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後君若真贖則望而知之胙公亦
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狀也亂
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
子少日出閭里間其曉音律善談
俗者為多及長厭於遊蕩乃更折
節取古人書讀之凡
而學書學畫學詩論文立志既堅
力到便能有所得為
人強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
家者之詩文往往成

補口目前考論文藝解析脉絡殆
若夙昔在文字間者
千五嶽詩學江西派至於黃石廟
等作今代秉筆者

以真賞稱焉予官京
後予客冠氏遽然子
不忍去也大槩遽然
笑得之宣政故家遺
人書讀之凡
而學書學畫學詩論文立志既堅
力到便能有所得為
人強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
家者之詩文往往成

之妙故一時學公
之室胙國公文采
猶亦從之遊與之商
任南麓王黃華之

者禮部開開
已能渡後始有遽
之妙故一時學公
之室胙國公文采
猶亦從之遊與之商
任南麓王黃華之

者禮部開開
已能渡後始有遽
之妙故一時學公
之室胙國公文采
猶亦從之遊與之商
任南麓王黃華之

者禮部開開
已能渡後始有遽
之妙故一時學公
之室胙國公文采
猶亦從之遊與之商
任南麓王黃華之

者禮部開開
已能渡後始有遽
之妙故一時學公
之室胙國公文采
猶亦從之遊與之商
任南麓王黃華之

爲其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時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收衆人之所棄曲相獎借如渠輩者晚節末路乃復有一蘧然子思欲與之隣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錄之曾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凶所與遊者皆爲所延及邪不然何奪吾蘧然子之遽也蘧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爲汴梁戶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歸遂爲汴人父諱青字漢卿蘧然子三男長某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五

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尙幼二女次卽孟卿所娶者蘧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終權葬於東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歲庚子歲除日子實銘之其銘曰
積之之深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獨專自
拔泥塗如蛻而僊文以表之慰彼下泉顧雖愛我豈以
一言而敢私焉

養浩節婦柳氏傳節婦柳氏昔戶部主事趙君子開
至也世爲蘓郡人父賓叔嘗尹博平寓京師有年

時翰林侍讀學士西臯趙公之子野爲戶部主事亡仇

僮久未有繼或謂柳氏女可其父以西臯耆儒子又期
廷知名士聞媒介及之卽諾焉不辭納采已西臯穉疾
其家命柳氏視湯液未幾西臯卒其孤野護喪歸殯長
清既殯而子開亦寢疾亟遣人如京師迎柳氏歸半途
以訃聞至爲服哭盡哀將廬墓側親族不可遂喪於家
頃之其兄從京師來欲召歸使再嫁其族恐將微之柳
曰是在我奚恐爲於是其兄見曰吾不忍汝寡將圖汝
安汝如我違是汝自取凍餓也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
及合番夫婦之禮已定且凍餓與否是蓋有命豈再嫁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五

再醮所能免耶兄灼其不可奪而去間數月偕其弟復
來柳氏辭益峻至閉戶與之語逾年其父卒繼而母亦
卒其兄卽以計召柳氏來會葬欲因留不遣柳氏泣然
曰人莫親於父母妾既不幸望門而夫歿萬一由此不
克反是重妾不幸也况我婦人且寡禮無外事吾乃爲
位哭之遂不往日率僮婢緝生理雖隣婦里嫗亦不以
接夙感氣疾每發卽呻吟連日闔家不忍聞欲謁醫治
之柳曰妾聞婦人寡者爲未亡人我年二十六歸趙氏
今且半百天若我憐得死此疾實莫大幸奚醫爲此蓋

子開前妻兄陳公約為余所言者嗚呼肇自道湮俗漬
倫理日微臣弗知所以臣婦弗知所以婦其面合心離
生從死背者比比皆是一有毅然秉忠執義矯矯不可
奪者其為薄俗之勸不既多乎且臣之狗其君者以嘗
服其事也妻之狗其夫者以嘗偶其體也今柳氏與其
夫言未嘗相接也面未嘗相見也患難未嘗同而恩惠
未嘗及也然則狗夫之志果何從生哉蓋天壤間所以
洞金石格鬼神者無他信義而已矣知信義為重則凡
天下之物舉不能搖其心否雖一語之甘一惠之利亦
必從而靡矣嗚呼是道也慧男子有所不逮曾謂婦人
能爾耶大抵受其幣即不敢有其身不必恩惠及也人
其門則不敢辭其難不必語言託也自古以忠諒襟世
者其處心大率如此所以歷世愈久而人之仰之北斗
其高而泰山其峻也河漢無極而日星之永輝也彼剖
心拆肝誓生死無他適一旦值不測挈夫所有冒辱蒙
詆惟欲是濟者以柳氏槩之為何如哉吾嘗承乏太史
氏紀人之善故傳其事以為天下婦人楷式云

楊廷和贈韓達夫守高唐序今歲春天下諸司述職

調吏部既調於上簡其不職者黜之則又就選人中核

其有器識才具者試之以補大府之佐若州縣之正洪

洞韓君試在高等得知高唐州事達夫爲今大司徒質

庵先生之伯子先生早以經濟之才歷事三聖勤勞中

外者餘四十年其功業在朝廷惠澤在天下偏州遠方

之士往往有竊聞其一言一行之懿以私淑其身者况

以達夫之才若器官箴政譜皆得之過庭之訓者乎高

唐之人其幸矣高唐去京師千里而近朝廷有惠政必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文

二十七

及之先生方自留都召還佐天子安輯兆民天下皆想

望其風裁其所建明必將有大過人者而達夫獨歛正

歸之一州高唐之人豈不尤幸矣乎雖然今之民事劇

有可言者矣財匱而賦愈急民窮而役不休此天下之

通患也先帝蓋有憂之日夕延訪大臣方將大有興革

以利天下而志不克就今天子繼之登極一詔惓惓以

率先志卹民隱爲急務二三大臣皆協心匡輔期於至

治先生實參贊其間入告之謀達夫必有先得之者行

以施之一州高唐之人固將先被其澤矣第不知今之

所謂郵民隱者宜從何始或者之論往往以節用爲言
易之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又推極其道以
醜諸天地之節節之時用大矣征歛之有藝費用之有
經食祿者約已以裕人制用者損上以益下皆是道也
易蓋先生傳家之學達夫嘗得之以魁鄉選而又日與
其弟秀夫主事相夫進士之所講習焉者高唐得若人
而爲之牧其人真大幸矣予辱知愛於先生最久達夫
之行也戶部郎署諸君相與圖贈言於予故先爲高唐
之人幸而又五源聞終告之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十八

李舜臣送董正郎潤卿歸養序董君疏稱臣某備員南
京刑部貴州清吏司郎中遭陛下仁明法司奉職留城
內外教化四行獄訟稀簡才俊滿庭叨從大夫之後誠
榮誠願然臣有母今年八十有三歲矣自歲丙申來就
臣養太平門內御賜廊舍臣叨祿入足供晨夕之歡母
本生長山東暮年來南江南北風土縣然殊異江南地
下自二月至八月多雨少晴積蒸之氣中人爲災雖人
丁年十五猶病江南多雨益於今年臣母雖口不言臣
聞其年不堪在南土矣今典京官得送其母還鄉假令

臣幸蒙恩得援前例渡江涉淮將母而北臣以職事當還京臣無兄弟尙關子息來則垂白之母安所屬哉臣計所得惟有致仕可毋一朝去母惟陛下憐臣聽臣上南京刑部貴州清吏司郎中事陛下大孝格天臣愚有衷幸爲聖明裁察疏下吏部吏部高重董君爲董君請得致仕改歲二月將奉其母太夫人歸養恩縣東土之人自大京兆袁公以下咸造董君升堂再拜遂以爲君別舜臣乃言君爲大司寇屬有年矣旦暮以次當遷而去內則卿寺之貳外則藩叅憲副何所不可得金紫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何足云以其能樹乎後來功能豈復讓往哲哉充君之志侍太夫人今歸太夫人方春和乘安輿入門上堂服御其土所宜居處其性所適太夫人飲食卽安使君復從此去宦何一方域水則舟陸則車使太夫人所至服御非其土之所宜居處非其性之所適太夫人食飲或不妥若是君不欲太夫人有少不安信矣厚積而薄施優材而僅用致仕又去益爲諸司所慕其未及施與其所未嘗用者天宜爲太夫人壽太夫人壽康而君備美且今欲有如君豈多得哉豈多得哉

何景明送侯汝立守東昌序侯汝立氏者年三十四而
爲司馬選部郎中爲東昌守始汝立力樹職正法又陳
職抗章求免弗獲又乞徙學官便養又弗獲乃出守東
昌何子曰鄙人曰丐乍富廢飯言劓貧也然殉義弗折
樹名以自著者貧賤之士多有之而貴習厚享者弗與
也何耶余嘗有友三人焉三人者咸節士也大梁李子
爲郎吏言外家河內何子爲史官言兵事高陵呂子爲
講官言時政三子皆貧賤士也苟有志於劓貧賤焉則
其能皆可以富貴也然而三子者弗爲也夫才者弗憚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獨任而志者耻於旅升故致中曰聖矯衆曰高同流曰
汚污者未有不借聖以警高者也天下治公道行於上
天下否公議興於下道行於上也吾從上議興於下也
吾從下非秉哲篤尚之士安有弗移於此者也

李希歐高賢雅會序郡有高士七人皓眉皤鬢比義同
德脫然聲利之外與造物者相賔主月凡數會會則吟
哦談論對奕鼓琴投壺雅歌惟意所適而已考其前皆
佐郡守邑卓有懋績其宦業之表著猶昨也予秉郡篆
實有優老之責矧清德重望如諸君者又皆民之山斗

茲會也有風道焉乃以其事聞於臬司張公公曰甘恬
賢人事也崇者年有司責也盍扁其堂禮其人以訓
後來予如其檄從事乃親謁諸君之堂徧酌而告之曰
君子進則憂民退則樂已憂民者所以殫分樂已者所
以怡天憂樂之情夫亦係於時焉而已時當亮工則虞
廷之元凱協敵不得謂之循世時當遵晦則洛陽之耆
英聯袂不得謂之偷安諸君早歲獻藝列名仕版憂國
惠民崇卑一致均爲有補於世與前聞人相倣矣及今
桑陰之餘酌觴賦詩夙昔焦勞之慮息肩於此其視規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進營肥老而不輟者人品抑何如耶噫古有逸民七人
賢矣而未必同時繼有竹林七人聚矣而未宜樂後之
評諸君者當爲清源之勝並軌洛陽予幸守土亦得寄
跡於芳躅之末矣可不謂榮耀乎雖然易有之鴻漸於
逵其羽可用爲儀吉言師表之功也周人興禮耆德以
爲民師則鄉先生亦與有範民之責矣此風行庶後生
來學知進當憂退當樂忠君之義養重之操於茲焉是
繩又不知今日之洛陽與後來之清源可以輕軒否也
願諸君無替此會以助予風郡之績豈不兩得之歟謹

君同聲曰唯唯七人爲誰平涼判吉鸞開封判劉源澄
西平尹宋良定襄尹王廷珪泰安尹楊綸鹽山尹時尙
儒棗強尹李崇德也

呂柟送堂邑穆太常序天下之事有方聚而遽散乍合
而輒乖者睇遐則增感撫情則愴懷予於元庵公是也
正德初予舉進士同公仕翰林居則比鄰朝則聯班登
途則並鑣出館則更僕言疑相訊行慎相稽自以爲得
善聚矣未幾公以忤權姦調官南曹而予亦以病免西
歸其爲離散者蓋數年也至壬申間予雖旣起而又旋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返則猶是離也嘉靖初予應詔再起同公侍講幄進則
考忠退則視履或因經以諷或緣史而規其仰篤棊之
風各勵納誨之志自以爲得善聚矣未幾予以言事謫
判解州再進南曹其爲離散者又數年矣至辛卯間公
亦改南而又旋轉則猶是離也今公典南太常一年矣
而予以其佐來方竊慶幸以爲斯聚必久所懷必愜奈
何未匝月公又以南太廟災自陳解位若茲之離且散
也當又何日而聚哉如之何不增感而愴懷乎或曰公
聖上日講之親臣也爲學士將十年嘗七擬侍郎而泰

陞在太常雖一年又三推侍郎而未就文行重於縉紳
名實加於天下聖天子若思直講之臣公當復起或掌
南禮或佐史曹以爲吾子之聚者可計日待也日子未
聞數乎官之陞沉進退正與人之聚散離合等耳卽使
公起又安能必予之不去乎且如公者旣去况予之不
材又安知不爲之後乎雖然公之初有報也予往唁焉
公欣然曰心知不於此第未定何日何事去耳今茲
之去也不以人劾不以已專可不謂之歸乎便當從吾
所好以溫舊業耳予嘆曰公有不愧屋漏之學有忠信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博雅之器有獨立不懼之操其慙直近劉長孺隱厚如
直不疑孚信如韓康伯經術近劉向史通近司馬子長
道學近程正叔方且益篤其道益邃於易兼究佛老折
衷孔孟在位固表儀朝宁不在位則亦式是鄉黨風流
四海公固不以升沉進退爲意也而予於聚散離合間
又不能不爲之重矣於是南都諸公亦然其言用爲祖
道篇

林魁博平令堅晟全城記堅侯涖博之二年河北盜入
青齊間嘯聚萬人所過殺長吏墟城邑官軍捕之急則

遁綏則復出久之勢益張州縣相繼陷者四十餘城博
平居賊衝民業業如釜魚侯日集僚屬畫守禦計家人
請曰城小力單寇至奈何侯曰吾受命吏斯土守而死
吾分也予於吾者死孝婦於吾者死節外此吾無與謀
矣於是告其民曰縣令能爲民死不能委民於寇盜魚
肉今邑幸有城城守之具可生之道也能從縣令教者
爲良民不從者誅因發丁千餘深堙濠峻廢堞旬日功
成俯仰有勢邑故無兵侯以義倡之得壯夫若干人演
城南隙地教坐作擊刺法一日閱巡遠傳解其義以諭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衆聽者泣下八月賊近郊侯戎衣巡城隨堞立木書守
者姓名約曰離此及不守者有軍法已而巨寇楊虎者
擁騎三千餘衆環四門南門尤急率子弟當之手射應
弦斃者三人俄有紅衣十餘人腰刃蟻附而上奮擊往
往墮濠中時張典史之子戰尤力射先登者一人貫胸
蓋賊將也衆昇去侯於城樓奏凱馳報三門賊氣奪虎
怒聚車數十乘積薪其土直門舉火誓必克民氣益壯
矢石益急賊知不可犯乃引去時日已晡矣圍旣解歸
問其內子曰戰方殷時若等皆安在曰出幼兒民間吾

與婦若女守舍後井卽有不測分爲井中人矣侯泣曰
吾志也子能爾復何憂嗚呼偉哉予嘗攷之志謂博平
地平土沃無名山大川之限豈邑所由名歟然則非有
險足恃者侯以忠義之節一倡而民從之使孤城之險
雄於天塹丁夫之氣銳於虎賁卒之却巨寇安民社難
矣哉其功之奇也孟子曰效死而民弗去於侯見之矣
嗟夫世有金城湯池顧可探如曩者果何人哉侯之功
於是爲大書之俟夫秉史筆者

于慎行送別駕楊侯改官東郡敘黔陽維斗楊侯以文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五

學高第筮仕吾竟別駕三周攝提歷縮郡邑之符有惠
政焉兩臺交慕其賢使攝府篆竟人大騶河院劉公亦
慕其賢表遷東郡使主河隄竟人大戚諸屬大夫介寧
陽徐君問言北鄙之農以先五馬竊惟朝家體國建官
郡五服而疆理之立之守牧佐以丞史別駕駕參焉州邑
之長北面惟均體非弗崇矣仕者輒蹙額就之何故哉
二千石秩重視古君公大吏改容下之在禮然也丞位
雖守月計有餘理官奉直指三尺周行列郡是惟紀綱
之檢而別駕以元士之秩介在季孟之間俯不勝仰慶

不浮讓事上則難諸邑令長奮軒翥之翮蹠騰驥之足
肩端常若栩栩別駕以分臨之無節制也或者進而鞠
曲退而揮揄陽爲罄折陰爲強項稍着睚曉報不移瞬
御下則難同官爲僚誼若昆弟各位鱗次瑕豐易生輕
於自用見爲虛憍工於得民見爲市寵園則波茅方則
柄鑿此又難之難者自南北諸郡府大抵然矣何論東
與竟哉抑聞之秩無崇卑惟才是運地無散要惟望是
成君侯通敏士也學博而瞻識高而朗談說世故沛若
懸河擘畫政機覲若指掌豈尋常繩墨人哉君侯佐竟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三年爾其莅城武輿曹則西土也莅鄉及沂則東土也
居而莅瑕邱則四郊也三分全竟奄有其一矣况進而
守大府哉比者年穀日儉誅求日豐猥猥載塗夷羊滿
野一二遺黎剝膏及骨舐糠及米重足纍迹以望更生
岌岌殆矣君侯摧礦監之鋒裁稅征之額簡供需之費
增驛騎之直又以其間存問老疾綏輯流亡斃民有婚
寒士有養所莅之地若拔火宅而扇清飈出陵陰而就
冬起留而鼓舞去而悲吟以時政之繹騷而免於隕越
實憐君侯之功使者行部曰良參佐也改容而肅之如

守州邑之長曰良府君也北面而嚴之如守守丞以下曰良僚友也傾心而洽之如鴈行焉此非有瑰竒邁眾之才特達絕羣之望而徒操空質以格於上下必不然矣大司空得於歷試奪諸竟而與東夫豈有所軒輊於二郡亦惟是一葦之流筮億萬之命脉計非才與望不可爾君侯行哉竟則曾墟東則衛境兄弟之國也難易等耳由竟而東亦猶在堂序之間豈但駕輕就熟所借前箸者漕乎夫漕則苞絡羣流而效之都輦如貫珠也彭城以南二瀆之裔滙而入海其勢必多故矣北則爲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七

竟汶泗諸水境之所出也其制在源又北東郡御漳諸水境之所受也其制在委一有沉璧之役竟之吏士躬環畚鍤與沮分功東郡徭卒偃息津亭之上時其壅塞而導焉爾邇年御漳大洞北流如綫清河廣川界上舟膠於塗檣倚於岸問諸水濱竟無聞焉東之吏士謝過主臣何嚮者之逸今勞慙也大司空之亟借君侯而不暇爲竟計幾以是哉異時准竟河吏歲有土功幸而告成金紫高蓋操契而取東郡則否惟其逸也今者東之河政不甚後淮與竟矣豈其選於有衆而進以常格亦

必不然漢之吾邱壽王都尉東郡以文學爲九卿宋之石有道出判濮陽以經術列侍從皆以是郡與是官也古今品地雖不必同職守均焉以君侯才望爲國宣勞趨乘而比於往昔如電鏗矣君侯行哉諸大夫幸在同舟無亦公家之急是爲豈其私於郡城哉

國朝

十四周定亂紀畧明末饑饉洊臻盜賊蜂起斬竿揭木遠近騷然高唐城西五寨民各思保聚爲守禦計然非智勇兼備者爲練長則不足以統衆而禦賊也崇禎十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三年正月十五日鄉民會於牛里長屯天齊廟共推于四周爲練長四周堅辭不得乃歃血盟衆曰守望相助自古紀之今後一莊有賊互相救援失約不至者罰牛一隻白銀五兩以給臨陣被傷之人成率然之勢首動尾應一倡五從庶其有濟乎衆遵約束郭家莊殺賊馬朝棟等七十餘人其後救陳家莊馮家莊王家莊殺不可勝數甲申盜賊益熾乃至剽掠城池殺官劫庫焚廬舍擄妻子所向無敵四周乃伐木爲寨深溝高壘爲固守之計仍遵前約互相救援賊不敢犯民賴以安順

治元年五月賊陷高唐知州李鳳舞鄉紳楊國相及士
民困塔上數日四周夜率鄉兵直走城下殺傷無算重
圍立解三年九月東昌道下某追賊楊柳坡賊勢益衆
被箭落馬四周單騎救脫蒙賜蟒緞金花轉申撫院調
取隨征其後征平原賊何光等夏津賊陳國選等無不
授首允爲千里金城一方保障惜乎未獲大用耳特部
下有范應林者向隨軍門呂公南行平賊不妄殺不貪
財不擄掠一以靖亂安民爲事後隨州牧宣蘊深入賊
境衆不敢進應林挺身入巢穴獲渠魁羣賊遂平實繼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五九

四周而稱壯士者也故併紀之

大作者
姓名

梁同書郡守張公葵鄧少宗伯記視浙學者甄拔得人
既去令人懷思省會之士出其門者率奉粟主於崇文
書院歲一祭之號曰某會獨其祀吾師鄧少宗伯者歷
五十餘年至今未替師諱鍾岳字東長世居東昌一廷
試第一人位至卿貳中間出典江浙試督江浙廣東學
政洩浙且六年而清操無出吾師右者士故以得列其
門爲幸余年十八亦受知吾師補弟子員獲與於祀事
祭之日奉一瓣香以年齒爲敘先後行列拜起肅然凡

會中諸君鮮不至者或某人已死其子若孫輒代之不
非教澤入人之深而能如此哉亦吾師醇厚正直之德
所致也乃師捐館後柩久未歸嗣君長汝勤成進士未
及 殿試卒次汝勍舉於鄉得官直隸知縣并吾浙温
州司馬以署任被議貧不能歸及歸未久又相繼沒室
中積棺者五裔緒乏絕天之待吾師抑何其大相左哉
會公同鄉張穆庵觀察轉漕來浙晤次詢及觀察愀然
曰此吾鄉人之責也方在集費爲安其體魄計以道里
隔越尙未就理一日觀察忽過余欣相告曰鄧公葬矣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四

蓋出東昌太守張公之力也捐清俸相吉壤并諸棺並
窆焉且擇鄧氏之賢者枝經以後宗伯旬月之間大事
畢舉生者死者兩無憾見義之勇且決吾爲鄉人者媿
子宗伯門人也盍識之嗟乎觀察於吾師非有交游之
素葭莩之親徒以鄉先達故毅然以舉葬爲己任而郡
守則能卹及部中已故之賢大夫一將爲之一已行之
均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獨自念出師門下旣不克早爲
之計又不獲紼謳舉襄如昔人會葬者列名於墓道之
石於心慊焉因語觀察倘寓書郡守爲言抗有宗伯門

下土某有心感高誼將爲會中諸君告知共誌盛德於弗諱又爲我勗枝經曰蓋自策勵以繼家聲以無負太守之心是卽所以報賢太守也郡守各官五吾浙蕭山人觀察名映璣執筆記之者錢唐梁同書也時爲乾隆六十年乙卯仲冬之月

秦瀛郡守葬鄧宗伯跋乾隆癸巳余與聊城鄧汝功定交津門汝功故少宗伯諱鍾岳子也時汝功之弟汝勛令樂城而汝功亦以乙未會試中式無何汝功得心疾死汝勛遷浙江之温州司馬亦去官相繼歿悲夫歲庚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四

戎余以事道聊城其鄉人爲余言鄧氏家世寥落狀余爲愴然作詩弔之顧未知少宗伯與汝功兄弟兩世皆在淺土未葬也今年海豐張君映璣出梁侍講同書所書東昌太守張君官五葬鄧少宗伯記示余乃知少宗伯與汝功兄弟之櫬凡未葬者五皆太守爲之葬並爲立後太守之賢不待言而以少宗伯之清德汝功兄弟之有文行能繼其家聲幾至絕祀不克葬則有所爲天道茫茫不可知者矣浙中學使最賢者前後稱少宗伯及諸城副相寶公兩公皆山東人侍講爲少宗伯門下

士記中惓惓不忘其師而崇文書院之會之祀少宗伯者皆侍講主之今諸城亦歿矣浙人歲祀之其盛一如少宗伯余讀是記因追憶與汝功定交時不勝死生存歿之感而余故出諸城之門淵源師友蓋亦不能無慨云時嘉慶元年二月旣望

汝功原名汝勤字謙持號午崖能書而於詩尤工著有密娛齋集附記

吳人驥郡守葵鄧宗伯跋余於甲寅罷官僑寓東昌太守方料理宗伯暨汝功汝劬兩昆季葬事且爲之擇賢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三

立後以承其祀吁此盛舉也余於宗伯有葭葶親且昔與汝功交最契余官郡丞時汝劬方自浙中歸未期而歿竊不料其一寒至此至五棺厝于家積久而不克葬也以宗伯之清德汝功汝劬之不墮其家聲乃至於貧不能葬又皆無嗣茫茫天道未可知已得太守此舉使宗伯之祀絕而復續五棺之浮於淺土者皆得寧其魄功詎不偉歟汝功嗣子名枝蓁汝劬嗣子名枝經山舟先生紀中未備并識於此嘉慶元年丙辰七月

孫星衍冉子仲弓墓碑冠縣北二十里有冉子仲弓墓
見於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其
傳已久乃後世忽指曹縣之冉堦當之冉堦寔穰侯魏
冉之墓見於水經注何得以僞亂真使者奉命叅藩山
左下車之始卽以崇禮先賢振厲風俗爲輶軒應問之
事飭校官訪考冠縣冉子祠墓倡始捐修卽據冠縣田
平約士民黃希武馬元標張宣等以出貲修理完畢申
報前來使者嘉其急公免其徭役用以勸善考冉子仲
弓爲魯人不載於史記而見鄭康成論語註其家語所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聖

稱少孔子二十九歲既是王肅僞書亦不足據王充論
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
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則以仲弓爲伯牛之子漢人及見
古書或有所本未敢定之孔子四科列仲弓爲德行問
仁問政則告以邦家無怨赦過舉賢僅僅爲季氏宰欲
使南面臨民孔叢載仲弓兩問惟刑教折獄爲兢兢是
仲弓固以德行兼通政事者鄭康成序論語以爲仲弓
與子游子夏等撰定是又兼言語文學之長四科幾一
人兼之古有族葬之法今伯牛葬在東平冉子有葬在

鄆城仲弓以魯人葬在晉冠氏未詳其故唐開元贈薛侯至宋祥符贈下邳公咸淳又贈薛公儒家尙文反葬封墓之事三代有之而明奸臣張聰逞其私議削其禮秩今象飾端冕猶存不予聰之矯誣改制也國朝爲冉子建立博士而春秋祀在曹縣得母爲明一統志歧說所誤乎後有知者其鑒於斯銘曰德行之選列於聖門寒門非賤人爵非尊用同日角使可南面弓旌不及規模自見手著論語獨綜微言游夏避席求孺隨肩古有族葬東平非近冠氏有家云胡適晉採旗旣禁崇祠在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七 藝文

四十四

茲祀典有舉神無不之

東昌府志卷四十八

藝文

詩

春秋

孔子適趙臨鳴犢河不濟爨而作歌曰秋水衍爨爨場
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

漢

武帝瓠子歌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汧汧兮閭殫爲河
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野溢魚沸鬱兮栢冬日正道地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
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
兮何不仁汎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
返兮水維緩

河蕩蕩兮激潺湲北渡迆兮迅流難牽長菱兮湛美玉
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臆乎何
以禦水蹟林竹兮榭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平陵東雀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

之

雀義門人所作也
今注

樂府解題曰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
以王莽方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
也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刦義公刦義公在高唐下
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
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郭茂倩樂府詩集

陳

徐伯陽詠魯仲連詩魯連有高趣意氣本相求笑罷秦
軍却書成燕將愁聊棄南金賞方從滄海遊寄言人世
客非君能見留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二

唐

沈佺期餞高唐州

姓原缺

詩弱冠相知早中年不見

多生涯在王事容鬢各蹉跎良守初分岳嘉聲卽潤河
還從漢闕下傾耳聽中和

李白贈博平鄭太守詩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

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

扇節博訪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刀

者乃是袖鉞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多君重然諾

意氣遙相託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貴且

觀博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圖詩粉壁爲空天丹青狀
江海游雲不知歸日見白鷗在博平真人王志安沉吟
至此頗掛冠松溪石磴帶秋色孤客思歸坐曉寒
據齊賢曰志安唐博州博平縣官少府其行誼不概
見僅見於太白此詩

詠魯仲連齊有倜儻士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
開光耀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三

原笑吾亦淡蕩人拂衣可同調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并序王屋山人魏萬云自
嵩宋沿吳相訪數千里不遇乘興遊台越經永嘉觀謝
公石門後於廣陵相見美其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
其行而贈是詩仙人東方生浩蕩弄雲海沛然乘天遊
獨往矣所在魏侯繼大名本家聊攝城卷舒八元佐

吳古實并十三弄文史揮筆如畫綺辯折

晉連子西涉清洛源願驚人世喧

八弄清來遊嵩山不何雙雙羽揚眉

鬼谷上窈窕龍潭下奔淥東浮汰河水訪我三千
壘典滿吳雲飄飄淞江汜揮手杭越間樟亭望潮還濤
捲海門石雲橫天際山白馬走素車雷奔駭心顏遙聞
倉稽美且度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裏秀色不
可名清輝滿江城人遊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
佇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沈吟黃絹語天台連四明
日入向國清五峯轉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恣沿越華
頂殊超忽石梁橫青天側足履半月眷然思永嘉不憚
海路賒掛席歷海嶠迴瞻赤城霞赤城漸微沒孤嶼前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四

曉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霜月縉雲川谷難石門最可
觀瀑布掛北斗莫窮此水端噴壁灑素雪空濛生晝寒
却尋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
創李北海巖開謝康樂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徑出
梅花橋雙溪納歸潮落帆金華岸赤松若可招沈約八
詠樓城西孤岩巖巖四荒外曠望羣川會雲卷天地
開波連浙西大亂流新安口北指巖光瀨釣臺碧雲中
邈與蒼嶺對稍稍來吳都徘徊上姑蘓烟綿橫九疑溘
蕩見五湖目極心更遠悲歌但長吁迴撓楚江濱揮簾

楊子津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風塵五月造我語知非俗
擬人相逢樂無限水石日在眼徒干五諸侯不致百金
產吾友楊子雲弦歌播清芬雖爲江寧宰好與山公羣
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君君來幾何時仙臺應有期東
窗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今天壇人當笑爾歸遲我苦
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石不斷白首長相思

李德裕懷東郡太守王尊詩河水昔將決衝波溢川潯
崢嶸金堤下噴薄風雷音投馬災未弭爲魚嘆方深惟
公執圭璧誓與身俱沉誠信不虛發神明宜爾臨湍流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五
自此廻咫尺焉能浸逮我守東郡悽然懷所欽雖非識
君面自謂知君心意氣首相合神期無古今登城見遺
廟日夕空悲吟

貝州宋廷芬女若昭和御製麟德殿宴百僚應制詩垂
衣臨八極肅穆四門通自是無爲化非關輔弼功修文
昭隱伏尙武殄妖兇德炳韶光熾恩沾雨露濃衣冠清
御宴禮樂盛朝宗萬壽稱觴日千年信一同

宋

王安石永濟道中寄諸舅弟詩燈火匆匆出館陶回看

承濟日初高似聞空舍烏鳥樂更覺荒陂人馬勞客蹤
光陰真棄置春風邊塞祇蕭騷辛夷樹下烏塘尾把手
何時得汝曹

貝州道逢文通北使歸詩來顏使者錦貂裘笑語春風
入貝州欲報京都近消息傳聲車馬少淹留行人盡道
還家樂騎士能吹出塞愁回首此時空慕羨驚塵一段
向南流

次御河寄諸友詩客路愁時祇攪心行逢御水半晴陰
背城野色雲邊盡比屋春聲樹外深香草已堪回步履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六

午風聊復散衣襟憶君載酒相追處紅萼青跗定滿林
魏野上莘縣王相公詩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
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好來相伴赤松遊

文天祥宿高唐詩早發東阿縣暮宿高唐州哲人達機
微志士懷隱憂山河已歷歷天地空悠悠孤館一夜宿
北風吹白頭

金

路鐸冠氏雨中詩氣肅關河萬里摧遠遊節物動悲哀
八牛不見曉烟重草樹有聲山雨來老矣何堪米鹽事

中之安得聖賢盃遙憐鶴髮孤雲底日望林梢一葉廻
元好問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輔之
贈別二首衣冠八座文昌府襍被三年同舍郎蕩蕩青
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傷時賈誼頻流涕卧病王
章自激昂保社追隨有成約不應關塞永相望

東南人物未凋零和氣春風四座傾但喜詩章多俊語
豈知談笑得新名二年阻絕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
別後相思重回首杏花尊酒記聊城

聊城寒食詩輕陰何負探花期白髮於春自不宜城外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七

杏園人去盡煮茶聲裏獨支頤

喜李彥深過聊城詩圍城十月鬼爲隣異縣相逢白髮
新恨我不如南去雁羨君獨是北歸人言詩匡鼎功名
薄去國虞翻骨相屯老眼天公只如此窮途無用說悲

辛

冠氏趙莊賦杏花四首一樹生紅錦不如乳兒粉抹紫

檐榆花中誰有張萱筆畫作官池百子圖

文杏堂前千樹紅雲舒霞捲漲春風荒邨此日腸堪斷

迴首梁園是夢中

錦梅烘春爛不收看花人自爲花愁荒蹊明日知誰到
憑仗詩翁爲少留

東風誰道大狂生次第開花却有情聞道紀園千樹錦
一尊猶及醉清明

自趙莊歸冠氏二首春華澹澹曉寒輕野草搖風半白
青誰識杏花牆外客舊曾家近麗川亭

杏園紅過雲披離楊柳無風綠線齊寒食人家在原野
乳鴉牆外盡情啼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詩少日鶯飛掣臂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八

鷹只今癡鈍似秋蠅耽書業力貧猶在涉世筋骸老不
勝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雪短檠燈一餅一鉢平生
了慚愧南窗打睡僧

別冠氏諸人詩

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東舍茶渾酒味新西城紅豔

杏園春衣冠會集今爲盛里社追隨分更親分手共傷
千里別低眉常愧六年貧他時細數平原客看到還鄉

第幾人

元

朱與誠高唐道中書事野橋西望見高唐城上依稀塔

影長方朔古碑埋蔓草晉文遺廟廢殘陽依依遠樹秋
烟斷漠漠平沙故壘荒笳鼓東來知候吏一聲驚起雁
行行

許有壬次館陶詩浦雲林霧鬱蒼蒼水面無風晚自涼
今夜蓬窗應不寐計程二百是吾鄉

薩天錫過高唐感事詩殘雪覆碧草淒風吹未消王孫
去不返魂魄又誰招往事如春夢無人問早朝荒陵斜
照裏松樹晚蕭蕭

張養浩行水災郊外詩雲馭疎陰漏日華矚矚晨色散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九

林鴉馬前怪得猶明月路轉滿川蕎麥花

趙孟頫送閻子靜廉訪淞西詩翰林華蓋遍青冥憲節
乘驄出帝城海內文章歸渾厚淞西民物望澄清姑蘓
落日荷花靜震澤秋風橘柚明憶向玉階承聖語早歸
黃閣慰蒼生

閻復送吉卿詩彼美吾鄉士何人似吉卿愛親終樂養
友弟極歡情共鬢期黃髮分居涕紫荆如君真孝義無
愧里門旌

遺山先生挽詩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娑娑誰

知別後驪駒曲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蟲蠹傷錦
機春暖鳳停梭祇應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淚過

王結詩

并序

曩自廣陵言還疾病纏綿銓伏閭里去年有

宣城之除以嫌懇辭幸蒙允許今茲假守東昌簡書有
期東裝赴任道中偶述五言古詩一章呈郡中僚友暨
文學諸生
一麾守襄國再命藩維揚俯仰忽一紀鬢
髮合秋霜今紆聊城組簡書俶晨裝撫已樗櫟然湛露
垂恩光恩光一何深隱憂一何長風志希高賢謬以道
自將投閒頗衰懶舊業亦已荒幸聞民俗醇訟簡勤耕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十

桑始知拙者逸緩帶容徜徉惟昔汲長孺雅意薄淮陽
恢恢卧治才輔世豈無方賤子乏藝能愧此燕寢香願
言借僚吏洗心迪蕤章戮力宣至化斯民歸樂康

呂濬丁卯入東昌詩

古博州內有崇寧年題扁

帽破鬢星星車行不

暫停過城貪緩轡近驛喜聞鈴宛女臨沙岸舟人候野

亭郡庭尋舊蹟猶自扁崇寧

以上二首見永樂大典

明

劉基發高唐過東昌詩夜發高唐灣山及東昌郭喬樹

拂疎星霜飛月將落仰觀天宇清平見原野廓白楊號

悲風蔓草杳漠漠但見荆棘叢白骨翳寒籜聖道懸日月斯人非虺蝥教養既迷方欲熾性乃鑿展季骨已朽清風散藜藿絃歌滅遺音蘭絲盡籠絡鳴鸞颺颺憑螽鳴草蟲躍遂令一變姿化爲跣與躄况聞太行東小旱薦爲虐饑氓與暴客表裏相倚着賑恤付羣吏所務惟刻削征討乏良謀乃反恣剽掠坐令參苓劑反成毒腸藥今年秋租登行止稍有託餘波尙披猖未敢開一噓但恐習俗成何由返初昨藩宣有重寄胡不愼遠畧往者諒難追來者猶可作歌詩附里謠大猷希聖莫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十一

王蒙莊平縣西門郵亭廢圃中有花名玉瓏琤枝葉與瓊花無異但花蕊層生與葉相間遠望如翠烟籠玉幽香撲人遂呼濁醪痛飲花下詩誰司后土作花王忍置瑤華官道傍衣袂不經塵世染夢魂猶帶廣寒香孤蟾照破瓊林雪飛蝶栖殘珠樹香天上人間惟有此好將闌檻護荒涼何年碧海會瑤仙雲製衣裳雪作鈿醉鎖素虬纏寶樹閒騎白鳳下瑤天鶴林寺廢空流水后土祠荒起暮烟慚愧郵亭一株雪春風猶得路人憐

會棨過在平望泰山詩我欲登泰山憑高望八極浪跡

十二年蹉跎竟難得今長馬上忽見之屹立東南半空
碧想當洪濛時二氣相鬱蟠大塊戲黃土莫能識其端
圓靈降崖岬坤后孕峯巒一朝天地劃開闢但見千丈
萬丈高嶺屹始知造化神置此奠坤軸巨靈枕其巔六
鰲戴其足愚公不能移長房不能縮天工經營鬼斧鑿
削出千數百峯青邱玉自從上古來南風吹不平日月
出華彩星宿揚光晶寒崖積冰雪陰壑馳風霆雲霞炫
明晦草木發精英上浮金銀氣下潛魑魅形巖巖魯所
瞻作鎮朝百靈崑崙以爲父四嶽以爲兄匡廬峨眉乃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三

其子此外培塿皆雲祲齊魯青未了此語何足憑其上
萬里天亦借茲山青秦皇漢武巡遊遍玉檢金函重封
禪風雨莓苔往日碑烟雲松柏當時殿由來五嶽秩三
公况爾巨鎮山之宗鍾靈毓秀杳莫測磅礴下土專其
雄我皇御天生有聖德廣彰仁化誕布恩澤一舉平安
南再舉清漠北車駕時巡過泰山望祭築壇陳玉帛小
臣幸此奉宸遊一見茲山愛山色雖無涓塵補河嶽頗
有詞氣填胸臆他年載筆頌神功刻盡泰山山上石
扈駕過在平逢劉主簿詩雪消沙路淨無塵翠輦經過

轍跡新畫戟雕戈晴照日繡帷黃屋暖生春濫陪仙侶
承恩厚遠愧甘泉獻賦頻莫笑鳳鸞棲枳棘盛時須待
展經綸

過在平詩地早空多井林疎遠見樓平山通縣界深水
入河流過客詢張鏡鄉人說馬周北來多古蹟那得更
淹留

劉球過館陶詩霄漢度鴻平行舟及館陶路通西蜀遠
浪捲北風高郡邑稀村舍田疇半野蒿民淳皆變魯跋
涉敢辭勞

童承叙過館陶呈鄭大尹詩獨擁雲霄節來經齊魯行
維舟當野市卷幔對山城竹杪潭烟濕沙頭浦月明况
逢勾漏令能豁茂陵情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三

曲瀨緣洲迅孤村夾渚長陶邱吾倚棹雲水自蒼茫晚
渡漁樵穩寒江草樹荒浮槎隣歲晏擊楫向斜陽

李東陽雨泊周家店詩溪雲壓船船不行雨脚墜地天

冥冥川迷谷暗不知路獨艤孤邨何處汀銅鈿無聲夜
不發寒燈輝輝燄猶活魚蝦跳擲隨沙濤船底水聲時
潑潑人言野泊愁劫奪我舟蕭然屣堪脫踞床擁被但
坐睡咫尺真同卓錫地夢魂飢跪穩復驚急雨鳴濤轉
奔沸更深夜長不得曉枕籍淋漓滿衣袂鷄鳴漏盡盡
不聞殷殷譙樓鼓聲閉行厨火濕寒無炊朝成盃櫛不
復施披衣暫過別船去強以慰藉生歡娛篙工嗟咨纜

夫泣牙齒戰擊肩過頤汝曹狼狽竟何事今我尙免寒
與饑卜築休居要衝地生身莫作夫家兒衝寒觸熱不
自保况乃因頓遭塗泥三升官粟僅自給萬間廣厦何
能爲誰當排空叫閭闔下遣風伯驅雲師青天無言日
復暮仰視列宿光離離

李時勉宿高唐詩烟凝蓉色遠天低十里平沙路不迷
螢入草流低復起烏驚車過散還棲秋原露下行看月
曉驛城邊卧聽雞中使起來催早發踈星殘漏馬頻嘶
李夢陽聊城歌送顧明府聊城纍纍枕桑野使君懷古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古

聊城下龍蛟慘淡七雄闕當時誰是排紛者海東隱淪
難見面平原不見安平見已聞笑却邯鄲軍還遣書飛
燕將箭平生急難輕列侯功成豈必千金酬只今往迹
浮雲盡遙矚滄溟日暮流

薛瑄高唐道中寄李廷珪僉憲詩西來隨處問先生見
說分符到博平滿路風光頻縱目一川花柳最關情白
頭每笑丹心壯綠鬢誰知素節明高論細聽應有日擬
分華榻共春燈

何景明壽封編修許公詩仙人親捧紫瑤編鳳鳥雙盤

赤錦箋天上封章傳翰苑山中壽酒屬春筵星辰影動
台垣裡林壑光生海嶽前回問郎君碧霄路石麟金馬
玉堂懸

邊貢送顧明府之聊城詩上春行縣出東疇桑野萋萋
喚乳鳩道左壺漿迎父老雲中冠蓋識君侯曾連箭滅
遺書在微子城荒故堞留攬轡可應空弔古土風先爲
達宸旒

送堂邑穆伯潛之金陵詩螢火萋微流廣庭鐘聲杳藹
出高城殊方客子三更語南國佳人萬里情夜雨樓中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十五

聞雁別秋風江上看潮生兩都詞賦流傳美不似湘潭
弔屈平

陸欽宿高唐詩高唐自古魚邱地渤海長流馬頰河盼
子當年貽戰障駮駒何處起樵歌山烟入郭樓臺暮秋
色滿天鴻雁多憶昔支離渾不寐起看風露濕庭柯

李攀龍送東郡李太守詩諸侯辭北極千騎向東方十

二稱天府風烟接帝鄉地形來海岱漕輓自徐揚春浦

放歌邑花明太守章射書延上客照乘得高唐寇息解

刀劍人和下鳳凰軒帷裹雨雪郡閣卧星霜治行兼經

術諸曹借寵光

王世貞故東郡太守翟義公歌東郡太守翟義公欲噓
炎燼爲長虹皇天未啟赤符子一寸血作千家紅汝南
殃及枯骨塚濮陽改築鱷鯢宮中原掩耳宣大誥偷淚
自詠平陵東侯王吏民四十萬何面死謁隆準翁昆陽
雷動虎蹤滅太液波沸蠅聲窮高廟不請政君罪雲臺
但書列宿功祇今魏守祀名績俎豆不載何其蒙爾曹
只知狄司空近聞依稀田侍中世間萬事在反掌成敗
那得論英雄椒漿一洒千古淚靈旗忽若搖空濛憶昨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十六

彭城過廉里里中老人誇大龔漢家九鼎二子在嗚呼
豈係桐江風

恩縣道中雨詩東風數杯酒細雨三家村行旅片時濕
農家素業存梨花時一暝水鶴忽羣喧大有江南色翻
然絕故園

熊卓題館陶主人壁詩山泉入戶流閑花自開謝此意
堪誰語明月來庭下

杳杳竹林下青蘿向人長俗客不到門清風自來往

郭棐憇高唐懷王荏平詩夙聽東邑有鳴琴喜向花封

接德音自笑林宗空露藻絕憐王粲擅風襟綠槐垂穗
移清影丹萼傾陽信此心小憇高唐勞夢想美人翻自
隔雲岑

謝肇淪入郡詩十載西吳一敝裘分符今復向齊州
河南去沙填岸岱色東來雲滿樓當道豺狼方逐逐處
堂燕雀漫悠悠行藏只合從吾好悔下東山第二籌

葉天球丁家塊詩頻年幾度丁家塊一塔孤懸官道旁
不爲春遊勞吏館却因午餉借禪房山僧識吾非生客
野老逢人指故疆此去荏平二十里萬家田地漸開荒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七

再至荏平詩再至荏平非漫遊閒花蔓草亦含羞持弓
步畝彈羣力築舍通衢拂衆謀牛種給時庸未遍鱗圖
開處恐相讐始知明習朝章者千古令人憶馬周

荏山行朱熡曉作荏山行漫野不見崔嵬形古來度地
置城邑興朝立縣仍舊名三十六里爲編戶百五十年
稱富庶水旱頻仍兵燹尋城郭人民大非故有地拋荒
崇營茅有屋棄置空垣塚桑柘斫殘榆杏廢百里極目
惟荒郊夾道蕭蕭只官柳拉葉刊皮亦枯朽衰草寒烟
起客愁蔓莎宿露沾人袖父老向前長致詞此地不均

踰幾時貧者無田戶存稅富者無稅田連岐貧者徵追
漸逃散富累包賠亦塗炭公負私逋積復深墨促朱催
徹昏且登敷衆寡緣衝衢窮搜間架無閑廬二月新絲
五月穀下及雞犬無寧居官司但責遺民急不向根源
求宿弊我亦顛危終欲逃戀土難移三嘆息使君聽罷
雙漣湏要主畫一均平規上請栢臺下蘭省謀議攸同
行無疑易輒改茲集羣策步款持弓挾羣力立遣侵漁
復舊圖坐令壤賦歸原額編冊字號天元分堆封亂立
星碁陳田疇井井連比隣畫圖秩秩登魚鱗均地正賦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十四
六

法斯置買牛給種恩並濟歷歲流亡千里歸四野荒蕪
一時闕千崖草木向春風一大密雨搖空濛人事天時
兩相值似爲此境開穰豐自此民情難慮始今見功成
樂還喜獨覺良工真苦心願期繼此縣令多賢更才美
朱茂時在平道中詩殘星數點照人行撲面涼沙惹古
程回首鵲華山盡失又騎羸馬過在平 明詩
綜

謝榛送李郎中子朱出守東昌詩丹鳳城南祖席開使
君行色曉星催薊門旌旆垂空下海岱風雲入郡來退
食還披龔遂傳振衣應上魯連臺東方彫弊非當日獨

爲蒼生賦七哀

國朝

王士正荏平懷古四首經過射書處猶識魯連村桑柘

靈祠裏空瞻玉貌存

魯仲連

玉釵掛臣冠滅燭聞薌澤世際獨留髡僕亦堪一石

淳于

髡

火色鳶肩者相逢徧五都不知曾一箇得似馬周無

馬周

湖海鬚眉在寧忘社稷讐張公琴酒客能辨殺閻邱

張闡

吳陳瓚重建魯仲連祠落成八首戰國縱橫盛寥寥得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十九

此賢品居游俠上智出辨才先一矢遺書壯千金敝屣

捐卽看功利淡幾與客卿傳

何愧駒千里逃名果絕塵不言終爲趙一笑久無秦似

雪肝腸潔干霄意氣真眼中說難者幾個及斯人

不惜貧官俸重新高士祠布衣餘劔珮玉貌表鬚眉杯

酒初澆土爐香乍裊絲野人齊拜舞禮數不曾知

烟市尤奇絕居然屋市同

村有烟市池處所無

難消英烈氣幻作

海天風樓閣虛無裀輪蹄縹緲中何當陰晝見驚倒白

頭翁

指點荒墳在微茫又一村

公墓在村北二里許

誰言東海蹈終近

汝鄉魂有骨身甘傲無官道倍尊滔滔流日下名教賴

君存

同時齊贅壻異代馬中書公作先聲倡人皆浩氣舒要

知天下士原近聖人居望魯非虛望儀型志莫踈

古稱魯連

村俗呼

望魯店

重修馬賓王墓立碑植樹六首落落新豐市何人解好

文風塵失奇士謬謬動明君濁有金莖賜忠惟諫草焚

佳兒稱似續

公子載官吏部有聲

兩代贖孤墳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三

身後誰追憶當年異數重欲憑方士術再見直臣容故

劍求何及精金鑄莫從憐才泉下感終始善遭逢

何年華表廢祠宇亦沉冥御筆傳飛白丹心照汗青鳶

肩原有相馬鬣豈無靈欲作招魂賦差堪補墓銘

一邱何所有四望野田圍斷碣牛羊卧荒烟蠅蚋飛墓

門行路沒麥飯祀人稀進酒歌方闋臨風涕獨揮

背郭無多地寧容野老侵土高方見塚樹密漸成林蔓

草除將盡豐碑豎欲深常何亦英傑骨相更誰尋

昔我無人薦君恩亦受知凌雲曾見賞捧日矢心

期懷古堑同調封章敢後時還
朝今忝竊或附美名
垂

余縉光嶽樓詩振衣百尺落霞明一望津渠古木平戰
罷中原銷鼓角荒餘民俗少樵耕堅城自昔能摧敵勝
地從今不被兵惆悵征途憑眺久昔年風雪淖中行

余

未下第南歸過此遇
雪舟凍步過聊城

耿章光荷簑亭詩披草尋荒徑幽閒得此亭暮烟萬井
白微雨四山青風落蕭蕭木簷飛點點螢倚闌吟不寐

次第數昏星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三

馮廷槐高唐志載鳴石山作詩正之我昔流覽東山經
古水荒山杳難問狂秦一炬不成災茲書炳然歷魏晉
千年恃有輿圖存九宇山川藉討論羅列齊魯未了青
靈嶽定位出乎震不知何緣鳴石山掌記乃隸高唐郡
平壤沃野黃塵飛一簣猶無况千仞將母夸娥移山去
滄海桑田歸劫運西陽雜俎但耳學侈稱幽人比肥遯
更有少色古仙來白布單衫好風韻搜竒鈞詭不厭煩
糺繆豈但魚豕混我閱遺編意茫然但作書觀了無愠
蒙莊寓言理或然齊諧志怪事難信地上曾無崑崙幽

爭傳穆滿馳八駿

高唐道中詩小憇魚邱驛伴狂埜市中羣鴉晴噪口獨
樹午搖風榆火田家宅茶烟老市宮生平方外意蹤跡
許誰同

朱坤詠博平風土詩何物青葱是謙蓬平分禾稼半南
東亦經早晚更番獲見說豐時也不豐

一帶沙窩長白茅螽斯趯趯夏初交花開荳子秋來雨
隄作風波水滿坳

家無壟地得容畊掃土煎硝趁早晴但願官收已足額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三

好沾升斗活殘丁

何方林麓可樵蕪竟日提筐入得無風雨昏黃舉火晚
一般兒女泣寒蕪

社錢做本一肩挑慣往河南打餅燒算母未能還算子
按年子母算難消

連年禾稼不登場撇去親朋走異鄉遮莫人情能忍置

無家可戀最心傷

靈泉
筆記

汪圻題四女祠詩古祠名四女傳播往來人不字愆歸
妹承歡共悅親堤陽留愛日澗草不迎春信是昇仙去

芳踪洽禮禋

何光昺弔堂邑陳明府殉節詩凜凜存天地忠臣死後
名清廉遺下邑哀泣動孤城族弟同殉節家僮亦忘生
三綱實繫命不是此身輕

絲綸褒節義詩句復何言贈爵 君恩重陳芻宰相

尊寒松標勁質峻嶽護忠魂甲第兒郎熾崢嶸矚後昆

公長子錫

亦孝廉

汪志伊郡守張公葬鄧宗伯詩嗟乎麥舟義至高范公
千古稱賢豪那知曼卿亦仕者貧不能葬何清操一與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三

一受非偶然范固仁者石尤賢今聞東長少宗伯六年
三浙司文權教澤入人醇且厚正直曾不名一錢卓卓
善政類如此胡天奪盡佳公子體魄未安誰爲謀任恤
空傳桑與梓桑梓忽傳魄已藏積棺纍纍耐其旁且擇
賢者爲其後蝮羸負子應寢昌問誰之功得至此僉曰
賢哉太守張嗟嗟交道賤如土東昌太守風何古從知
宗伯感人深崇文至今祀栗主桃李咸懷化雨恩湖山
長在馨香存賢如山舟先生者亦自幸得登公門光嶽
樓高世爭仰我溯淵源心嚮往廷尉何公是我師當年

曾受山舟知辨辨心香元可接擬向東山奠一卮何蒼水師

諱曰佩
德慶人

曹城郡守張公葬鄧宗伯詩 偉哉二千石治行漢廷特
見義慷以慨毅然躬自責東 昌大儒宗伊昔數宗伯司
衡浙西東六載留清白天道一何茫茫是非馬遷惑喆嗣
既挺生翦焉斬其澤孤棺委草中陰霧障千尺安得返
雙流一坏歸永宅詎無故舊交 相視等路陌君子篤維
桑剗義亦乏策太守聞而吁竭 措窻突三喪舉一朝
馬羸歛駉耆而且悲忽諸殷勤 厥祀誰其克嗣之家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八 詩 五 五

方式

聲綿奕奕太守豈邀名勇義寔 色侍講念淵源摛言
增嘆息東山高莫攀東海深莫測 東昌太守資水作官
...

東昌府志卷四十九

異聞

齊諧志怪續之者吳均他如干寶搜神裴劍傳奇層見疊出大率荒誕不經之事然左氏親炙聖人作春秋傳豕啼蛇鬪神降於莘鬼謀於社歷歷如繪詎得視為子虛亡是之屬哉志乘於一方之內天地人物雖悉屬之更僕不能終要已得其大概至于耳聞目見不可以常理論者盡付諸不問亦未免于缺畧然則寧信其有不必辨其無也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九

異聞

春秋

齊侯游于姑夢遂田于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左傳

漢

武帝元封二年東郡獻短人長七寸曰巨靈

漢武故事

按蔡九霞廣輿記東郡獻短人帝呼方朔至短人指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着子此兒三偷矣

建武二年鮮於冀為清河太守欲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

於是冀乃鬼見白日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其計校定
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不尙節畝
聖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姓媚世求顯偷
竊銀艾鄙辱夫官易譏負秉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
因千里驛聞待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
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石
妻子兼爲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水經注

晉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九

異聞

二

供養僧尼值虜主大末時此縣嘗有逋逃末大怒欲盡
滅一城衆皆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
頌之末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末大
歡喜因省刑戮一城免害

晉王瓚冥祥記

崔放清河人永嘉二十七年寓公安嘗因食鱠而疾秋
初臨河上山亭倚欄極眺忽聞亭檻之際有人語曰賢
疾爲嘗鱠不食則壽放起登檻忽見檻下一大龜語如
前言訖入水放遂不食水族

恩縣志

唐

高唐縣聶公輔性好鬼神凡有所往無論路遠近事无
小必叩神以爲行止又酷信巫祝歲久禱請多不驗於
是稍懈常以六月正午坐堂上僕妾在旁忽聞訶叱聲
注目凝視見數少年黃衫小帽玉帶綠靴振袖過庭下
人物纔尺許歷歷可觀聶震駭呼家衆悉至所覩儼然
皆驚走出外少年者冉冉騰空駕雲顧從吏一線一縷
繫通紅炭一挺長尺置於屋上聶愁疾竟不起

夷堅志

李光遠開元中爲館陶令時大旱光遠爲早書書就暴
卒後縣申早狀州司馬不從百姓胥怨皆曰長官不死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九

異聞

三

寧有是邪其夜光遠忽乘白馬至謂百姓曰我雖死早
不慮不成遂至司馬宅司馬大懼使人致謝光遠責云
早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爲宜速成之不然當爲厲矣言
訖辭去其年旱書成

廣異記

譙郡有功曹鬪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
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
人至此鬪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
怒獨見一青鳥於鬪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鳥起見一
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

立竭惟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
時入異之故以爲目

段成式西陽雜俎

貞元中揚州丐者胡媚兒懷中出琉璃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曰施滿此瓶則足矣瓶項如葦管人與百錢投之琤然有聲見瓶間大如粟米衆異之後與千錢亦如此以至萬錢亦如此好事者以驢與之入瓶如蠅大動行如故俄有度支綱至數十車綱人駐車觀之綱主戲曰爾能令諸車入瓶中乎媚兒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歷歷如行路漸漸不見媚兒卽跳身入瓶綱官大驚以挺撲瓶破一無所有後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

太平廣記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九

異聞

四

王鏐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避暑於亭時風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危冠廣袖自堂之前軒而降立於階所厲聲而呼者三呼旣止崔氏一家皆見之崔澤悸而且惡命家童逐之已亡見矣是後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歸老相府不允後月餘卒

於郡

宣室志

清河張說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

來詵卽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喜
且以爲上將用我旣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卒
十餘爲驅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
有吏甚多咸再拜於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諠
譁然闐咽於路槐影四轟烟霧迤邐城之西北數里又
有一城城外有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
旛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旣至門中使命詵下馬詵卽
整巾笏旣而中使引入門其城內蒼宇櫺比兵士甚多
又見宮闕臺閣旣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
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巋然瓊玉華
耀眞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倚劍立殿上
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峩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
其殿之東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
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
謁卽趨之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
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
舞蹈旣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旣拜中
使遂引出門詵愕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

天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合於禮乎使笑曰吾君寬固無懼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曰此警夜之兵也子卽去無犯嚴禁卽呼吏命駕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拜乾陵令及至凡所經歷盡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下峩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歷代聖賢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全上事具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九

異聞

六

靈仙篇

是夕崔君爲冥司所召其冥官卽故相呂諲也與

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爲輒開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愚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已三宥之矣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某庶獲自新耳諲曰帝王命嚴地府甲盾何敢違乎卽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二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爲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禮

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爲足下致二年假職
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再拜謝言方畢忽有雲
氣炳然紅光自空而下譚及廷掾僕吏俱驚躍而起曰
天符下遂稽首致敬崔於室中壁隙間潛窺之見譚具
中笏率廷掾分立於庭咸俛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
魚執一幅書宣導帝命於是譚及廷掾再拜受書便駕
雲而上頃之遂沒譚命崔君出坐啟天符視之且嘆口
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

元祐國第
三名載也

崔曰乃布衣之舊耳

譚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九

異聞

七

能拯之徒積悲嘆詞已又泣旣而命一吏送君歸再拜
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解中已身卧於榻其妻孥哭
而環之使者引崔府君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
家云卒三日矣本郡已白廉使崔卽治裝虛室往蜀俱
告於寧寧遂著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餘萬時元載方
執國政寧與載善餽遺多聞崔之言懼連坐因命親吏
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軸皆焚之後月
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同上

宋

恩州李景文惡殺好生有賣鰕魚螺蚌之屬盡買而放之池景文嘗服丹砂皮膚如裂煩燥欲死投浸池中螺蚌逼體如吮噏然須臾平復池水爲熱人謂其好生之

報二節出勸善書

大叅王公子明未貴時待一倅關夫人嘗夢有人見呼運使恭人喜以語公公亦自喜將謂監司後果爲浙漕而夫人死其後公登政府始知前夢神告其止於爲運

使妻爾睽車志

許式字淑矜赴調京師歸行由汴岸州有呼許侍郎者

東昌府志卷之四十九異聞八

直詣式舟式曰誤矣某小官也其人笑曰君卽是矣某與君有先契聞君將歸故欲一見因探懷出物一囊曰以此贈行異日得十四歲女子乳卽可餌也許大訝且竒之徐發囊得白石數塊堅瑩可愛因緘藏之是後凡歷數任得倅博州一日行縣還太守謂曰近一事異甚民家一小女不夫而孕父母弗能堪今在禁矣而情未得也許曰其年幾乎曰十四歲矣許忽記曩事特詰問之女子涕泣曰實無它但一日嘗浣衣溪傍南岸忽有

人呼某小字者誤應之乃一道者熟視都無一語徑去

方應聲聞忽若有感自爾成孕初不知其所事也許因
訪道者容狀衣服卽汴岸所見者也大神其事令人謹
養視女子及產子取乳以磨所藏之石應手如膏因卽
餌之經月餌盡乳卽止而子死召其父母告以實而釋
之其後果登禁從享年八十容色童潤如少壯時云

全上

莘人王旦太平興國六年知平江縣解舍舊有鬼物爲
祟前官往往不利去旦將抵任先一夕守吏聞羣鬼擲
掄曰相君至矣吾輩當避去自是遂絕

舊志

歐陽公奉使河朔宿高唐縣驛舍有鬼物自空中過車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九

異聞

九

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

全上

明

洪武十五年堂邑縣民掘得黃金有司以進於朝上曰
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

實錄

建文末成祖靖難兵抵東昌時都司平安以兵拒帝屢
被挫夜夢復與戰忽見一人頰而長鬚自西南騎白馬
持刀大呼救駕刺平安馬蹄帝得脫問之曰臣莘縣城
隍至且帝復與平安戰始末如所夢後特加封焉

舊志

燕師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東昌敗還

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

明史紀事

正德六年七月薊北流賊攻破高唐乘勝抵清平距城里許城積沙與堞平可拾級上吏民號泣莫知所計會日暮賊引兵南去異日有自賊所亡歸者問其故云前夕賊望見人面赤而鬚馳馬環城如飛畏不敢近闔城相賀以爲神助八月賊擁三千騎攻莘縣南門知縣諸忠禦之僅甚一夕大雷電賊從火光中遙見城上人長丈餘躍馬揮戈欲鬪賊驚伏黎明遁去人相傳莘縣城

隍陰護

博平縣志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九

異聞

十

張道情艱於嗣力行功過格晚年夢神授以二梁雕畫甚麗其一完好如新其一微損後生二子卽鳳翼鳳翔也

採訪

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剽畧至恩攻南門時南門樓上有銅鑄義勇武安王像賊尋引去後被掠人還云賊見南城上紅面修髯丈夫遂靡而潰疑卽關聖顯靈云

恩縣志

志

白馬營在今治西十五里相傳爲唐時故鎮左近二三里外卽農工者於夏秋之際侵晨望之如城郭掩映林

木翁鬱日出卽不見每歲約數次行路人皆見之

全上

正德六年十二月見蛇本城有婦李氏者同夫賣酒一男子入其家沽與其夫同飲至晚各醉相送出門夫遂不同一日有牧羊小兒見一蛇追逐之其蛇入井衆兒隨視漂一屍撈出視之乃李氏夫也卽時撈蛇不見報縣捕鞫乃婦與飲酒男子通誘出擠死於井遂置李氏及男子於法時當冬月百蟲皆蟄而此蛇忽見人以爲

異

冠縣志

嘉靖十六年六月六日已刻恩治西北四女樹觀音石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九

異聞

十一

像遍頭玉液如珠踰時乃止

恩縣志

嘉靖二十三年五月間獄卒蘓奉妻年三十餘爲一妖狐所迷每夜必至請道士作法驅之不去反將供具物類掣取散無踪跡避之隨處隨至雖遠不能免卒窘迫訴於縣縣姚本曰邪不敢干正下令拘其妻置之獄無

犯釋之歸是夜妖告曰汝幾殺我今與汝俱死足矣語

其故云欲越監牆驚懼墜地跌傷脊骨不能久生矣翌

日卒其訴仍拘監半月餘釋之妖竟不見

冠縣志

萬歷三年四月初二日穆家菟廟內泥塑關公面上有

珠如汗拭去復出半日方恩縣志 莊人祭之

萬歷初城北富室馬氏沒後子忽貧產業皆別姓有毀其居者屋極甃內有木偶人二兩端作人首豈信梓人瓦人壓鎮歟抑馬貧會逢其適也囉仙有破壓鎮法見家塾事親不可不曉全上

成化七年秋有鵲入西郊村民曹林家拋擲碓磑于田野又見神人自室罅入厲聲呼曹林林懼自覆于甕中獲免博平志

成化二十二年有莘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

東昌府志異聞 卷之四十九 十一

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輒搖動弗寧興欲剉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三日午後公伸手指於窗櫺外余其逝諸至期雷雨大作興如其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全上

國朝

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大風東昌府恩縣郝村陂中水忽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峯巒秀拔豁壑廻環

一磴委蛇相屬遠近觀者曰千人居易錄

李道人言未來事皆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爲余

仙朱少宰鼎廷有子應順天試詢得售否李大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爲佳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玉末名馬成龍也

鈕秀軀臍

東昌西門外呂祖堂不知其所始有元至正四年半截碑由來久矣康熙年太守文乾楊公又增修之道人王素華言先是公於塞上失馬跡之見山下有人貌甚異指馬所在得之叩其姓則曰呂居東昌某處及公來守郡下車卽訪求捐俸補葺而塲像者屢不稱意其人沉思假寐夢人雙髻多髯面頰腹袒覺而肖其形太守大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九

異聞

三

喜曰是真我塞上所見也重賞之而去素華復出祖師墨跡字方二寸大小時不等或如樹枝如竹葉如枯藤不可名狀雍正庚戌遇大水後數行漫漶乾隆丙辰東昌衛守備陳君以善書名爲補之終不及也累世寶藏已百數十年相傳同人初議草募啟有人自外來曰我爲了此願卽入室閉戶羣異之有頃排闥則虛無人惟見紙墨淋漓而已

江西萬年縣有土神二一曰福仁王一曰梅將軍土人有禱輒著靈異梅箕用木釘人字兩人抱箕尾頭端安

筆神降箕帶人先跳定後醮墨書縣令聊城王公允有
嘗禱雨於福仁王廟示期輒驗遂深信之以無子虔祈
於神示以生子年日至期弗爽名曰福仁三日臍風王
赴山祈禱途逢一巫者抱箕飛奔行若御風從者謂此
梅將軍箕也日夕公還署始知仙箕帶人直入內署跳
不止家人磨墨箕書一臍風方服之果愈又請於神祈
再賜一子神不許示乩曰女也亦告以年日迨將分娩
公因請神示乩曰徐圖之至期而未生越期四日降生
則男也名之曰祥仁雖具莖囊而根邊女形宛然可見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九

異聞

古

寶神所斡旋也後福仁中雍正丙午京闈舉人官招遠
教諭年八十餘祥仁長而穎敏精於數學年三十而卒
肇羅觀察耿壽平嘗言之且曰髫時年相若曾強視其
私處果然別有傳詳方技

董元度
筆記

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子咬殺
人東昌亦有諺曰夏津不撞鐘高唐無北門撞鐘人
痛北門生蝗蟲相沿至今不敢易也

謝肇淛文
海披沙

東昌府志卷五十

志餘

舊志有總紀一編冠于卷首摭拾碎事殊無倫次卷末又有雜綴一編與總紀相似此所謂簸之颺之糠粃在前沙之法之瓦石在後也且亦無此體裁今擇而取之各從其類其軼時時見于他說未忍刪去附編志餘一卷亦慎言其餘之意也

泰山尉孔宙碑

東昌府志

卷之五十

志餘

門生故吏名

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舉門生魏郡館陶王時字子表門生魏郡館陶吳讓字子敬門生魏郡館陶文檢字元節門生魏郡館陶卿填字仲雅門生東郡東武陽梁淑字元祖門生東郡衛國公趙恭字和平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門生東郡東武陽滕穆字奉德門生東郡樂平桑演字仲厚門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門生東郡樂平梁布字叔光門生東郡樂平桑顯字伯異門生甘陵廣川李都字元章門生甘陵貝邱賀曜字升

進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明門生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文門生東郡樂平盧精字子節

右門生故吏名孔宙碑陰也漢碑多有陰然稀少有額獨此刻以五大篆表其上凡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都昌者四泰山者五漢儒開門受徒著錄有盈萬人者其親受業則曰弟子以久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摠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東昌府志

卷之五十

志餘

二

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蒞則曰義士義民亦有稱議民賤民者

隸釋

清河相張君墓道

清河相弘農太守張君墓

下闕一字

右清河相張君墓道一碑甚大其中但存此數字惟河相弘農君五字點畫具爾

平原東郡門生蘓衡等題名

門生東郡

下闕

門生東郡樂平蘓衡字

闕二字

門生東郡樂

平尚扶字

闕二字

門生東郡聊城路

下闕

門生東郡

闕三字

伯

將

右平原東郡門生蕪衡等題名三十餘人蓋東郡平原
北海陳留汝南潁川梁國下邳南陽東平十郡之士也
姓名多已淪滅或云碑在孔里駐蹕亭前或題云孔府

君碑陰

隸釋

唐

監察御史清河張佶侍兒仙鵝能歌舞解書翰常出使
以仙鵝充使典有密知者將發之佶鈞距多數竟得不

發

侍兒小名錄

東昌府志

卷之五十

志餘

三

宋

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為僧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及將
捐館遺命剃髮以僧服斂家人不欲止以緇褐一襲納
諸棺而已然公風骨清峭頤頰微結喉有僧相人皆謂
其寒薄獨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極但祿氣不豐
耳故旦雖位極一品而飲啗全少不畜聲伎晚年移疾
在告真宗嘗密齎白金五千兩旦表謝曰已恨多藏况

無用處竟不受之其清苦如此

青箱雜記

上文正太尉氣羸得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餅令空腹

飲之可以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
謝上曰此蘓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蘓合香丸一兩同
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興則飲一盃因
各出數盃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做爲之蘓合香丸
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
千金外臺治疾有殊效予於良方敘之甚詳然昔人未
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蘓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
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卽謂此也

沈括夢溪筆談

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祈奚知大名府
東昌府志

卷之五十

志餘

四

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此始太
祖重縣令之任至矣

慶歷四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叅
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爲
敗卿必擒則矣未逾月而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
北改貝州爲恩州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榜
勳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王旦曰全德
元老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模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

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後英廟神考亦屢有賜者

以上俱滬水燕談錄

永清軍者貝州也王則據州叛既平改州曰恩州而削其節鎮及宣和中復幽州乃建爲永清軍節度以命郭

藥師藥師果以叛蓋不祥也

陸游老學庵筆記

宋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爲作墓誌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湖州人也二人各姓字偶皆同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

周密齊東野語

明

東昌府志

卷之五十

志餘

五

孟我疆名秋荏平人令昌黎七年民稱孟母稍遷廷平居京師餽粥不繼歌咏自如江陵獨知之時山海缺人有旨推廉能者往特越次用之竟以執法招忌考不及乞致仕家居唯茅屋數椽兄弟共處許敬菴嘗過其廬謂大江以南無此風味也若此君者雖未必可以奔走集事亦宜一舉用之令頑鄙之徒知上人之意向如此

庶幾有興乎

張元忞不二齋文集

堂邑蘓氏家藏米帖

石赤表雄名三辰出濁清員海

中行瑞殊香下玉京神靈禮金碧梵力度幽明揭榜讖

浮玉莊嚴是化城壯哉夜潮落入枕百川聲金山贈我
白毫筆報以木蘭酒我書將示誰汝筆稱我手家山只
在東流水每到橋時眼便東昨夜南宮一覺夢早來堂
上看飛鴻得官塵土古揚州好客常稀俗客稠掩簿叱
胥無恩我曷風踏雪作清游竹邊桑柘暮鴟盤特地霜
風滿倦顏不用使君相料理都緣塵土少青山襄陽米
芾元章崇寧丙戌四月九日來登峴首薄暑清風良快
襟抱

更委它物阜時和迨暇相逢笑且歌江湖樓上凭欄久

東昌府志

卷之五十

志餘

六

極目滄波天鑑如磨偏映華簪雪一窩厭市衝烟入忘
懷對客遲吟看飛鳥没坐到夕陽時阿氏金爲屋姪娥

玉作臺踟躕山下

闕十
一字

御史述先猷耕道深爲本傳家

學更優餽山高仰止澗水引清流封組相輝曰真成不

獲收大觀元年上半年辛祠宮作歸寓居瑞墨齋書

蘓氏
家乘

有壬寅夏初古井申鼎鉉跋謂發于蘓副憲家藏爲

許少司農重刻又散失葛枚端龐千之又爲翻勒

國朝

雙烈者山東堂邑人楊棗核子妻妾也

國初直隸有葉小岡者應募自招兵平賊例以兵多寡為署銜小大葉時銜副將挈其孥領兵往湖廣楊隸焉先是葉曾遊宿遷日事飲博及是駐宿遷養馬城西蓋欲矜銜於向日之狎客也楊悔而請歸葉不許楊遂以其黨遁葉遣追及之楊曰吾思鄉非叛也且吾何負於將軍吾部曲留者尙多又資以軍械無算君等急去追者不聽楊乃攬弓據鞍發矢令曰先射馬應茲倒數騎呼曰吾為恩舊耳不去將及人追者懼遂罷歸楊曰為我語將軍吾行迫不能及妻妾倘宥我無他請殺之葉

東昌府志

卷之五十

志餘

七

怒其語召其妻妾告之曰虜不義負若若輩何罪吾麾下勝虜者如林試擇嫁焉即以辱虜其妻其妾慷慨曰楊某誠不良嘗聞之女不事二夫先自辱以辱人非計也賴將軍大德勅軍校賜一窻生瘞吾兩人感且不朽矣葉力慰解固為請幕友啖葉曰佳事也盍成之遂坑於城西門外南塹火星廟後坑成其妻其妾盛服飾倩人布衾稠妻先下卧妾迺下互理衣裳之拳蹙者畢徐號曰可下土矣竟掩之時觀者傾城率隕涕焉吾曾邂逅一同舟人及此事曰楊棗核子吾里人也歸後無聊

久復以爲盜死其妻妾之姓氏無所考然此實奇節
有裨於風教者爲書之

宿遷徐用錫
圭美堂集

東昌府志

卷之二十一

志餘

八



